



梅森探案小说畅销世界四十余年  
全球销量超过300000000册

# 梅森探案集 4

ERLE STANLEY GARDNER [美] 厄尔·斯坦利·加德纳

**PERRY  
MASON**



文化艺术出版社

梅森探案集(四)

〔美〕厄尔·斯坦利·加德纳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梅森探案集(四)

Case of the Drowsy Mosquito by Eric Stanley Gardner  
Copyright the author's Estate c Bethel Gardner & Grace  
Naso 1948  
c 1997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权属文化艺术出版社  
Copyright licensed by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on behalf of Thayer Hobson and Company, USA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Case of the Drowning Duck by Erle Stanley Gardner  
Copyright the author's Estate c Bethel Gardner & Grace  
Naso 1942  
c 1997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权属文化艺术出版社  
Copyright licensed by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on behalf of Thayer Hobson and Company, USA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溺鸭案件 版权登记号: 图字: 01-97-1709号

金矿之迷 版权登记号: 图字: 01-97-1724号

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010-66169640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5  
字数 350,000 印数 10000  
1997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5039-1667-2/A·724  
定价: 20.80元

〈美〉厄尔·斯坦利·加德纳著  
赵海珊 杨建华 译

## 前 言

西方侦探小说创始人是19世纪的美国作家爱伦·坡，他的《莫格街凶杀案》、《金甲虫》和《被窃的文件》，由于故事情节富于戏剧性，注重细节描写，推理合乎逻辑，至今脍炙人口。随后经英国的柯南·道尔、陶乐赛·赛耶斯和阿加莎·克里斯蒂等作家的仿效推进，使侦探小说逐渐成为一种流行的通俗文学样式。自本世纪30年代起，它在美国的特定环境中又有了新的发展，除了出现以达谢尔·哈默特和雷蒙·钱德勒开创的硬汉派侦探小说之外，还衍生了许多旁支，诸如法庭侦探小说、犯罪小说、警察小说、间谍小说、惊险小说、神秘小说、国际政治小说等等。这些名目繁多的小说占据了西方通俗文学的很大一部分市场。

厄尔·斯坦利·加德纳是一位擅长写法庭侦探（一译公堂戏剧性派）小说的高手。他一生写了146部著作，其中最引人入胜的是以律师佩里·梅森为主人公的85部探案小说，每部均在美国销售百万余册，而这套小说全球总销量已超过三亿册。美国影视界自1957年把他的这些小说陆续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佩里·梅森》，由著名影星雷蒙德·布尔主演，一连放映达8年之久，更使梅森律师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

加德纳，1889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州莫尔登市，父亲为矿业工程师。他早年随父母到处旅行，曾在印第安纳州瓦尔帕莱索大学学习，中途辍学，不久去加利福尼亚州定居，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当打字员，1911年获该州律师资格，开始为穷苦的亚裔（包括中国人）和墨（西哥）裔人等出庭辩护。他一生同情没有亲朋好友而遭受诬

告的人们，专门帮助无辜入狱的人，为他们仗义执言。他一方面从事律师工作，一方面开始为他报撰稿，正确地揭示了美国法庭的内幕。直到1932年，他除了每周从事两天律师工作之外，每月均能写出20万字的作品。自《移花接木案件》（一译《丝绒爪案件》，1933年）和《拗姑娘案件》（1933年）大获成功后，他就完全脱离了法律界，成为一名专业作家，后来一共发表了85部梅森探案小说。他的第二套系列作品是以地方检察官道格拉斯·赛尔比为主人公的侦探小说。第三套系列作品写的是私人侦探库尔和法学家拉姆的神秘离奇的故事。他还写过有关加里福尼亚半岛和终审法庭等方面的非小说类作品。1970年，加德纳以81岁高龄病逝。


《梅森探案集》中的主人公梅森，就像作者加德纳本人一样，是一位刚正不阿的律师，在小说中自称要“全力以赴地为我的委托人而战”，“我的特长就是拼搏”，因此他常在法庭快要定案宣判时，出其不意地提出确凿证据为被告辩护，使无辜者开脱，案情真相大白。这些探案另一特点是作者特别注重法医在侦察过程中搜集和保存证据的重要性，从而判定死者是意外死亡，抑或自杀，还是被谋杀，以免误判造成冤案错案。加德纳为此在好几本小说的序言中都着重强调了这一点，并把著作献给他的一些好友——技能高超、经验丰富的杰出法医学专家。

总之，《梅森探案集》的小说情节篇篇曲折紧张，扑朔迷离，扣人心弦，使读者读来兴趣盎然，同时又可以使读者对美国光怪陆离的社会现实面貌，形形色色的案件，尤其是对美国的法律、刑事法庭审讯的法制、律师制度等诸多方面增进了解。



## 梅绍武

1997年11月写于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 目 录




金矿之谜····· 赵海珊译 (3)



溺鸭案件····· 杨建华译 (225)



# 金矿之谜



赵海珊 译







# 1



城市的街道沐浴在阳光里。光线透过办公室的窗户，把印在玻璃上的几个字映照在宽大的办公桌上——佩里·梅森律师。桌子上摆满了法律书籍。

这个季节加利福尼亚的阳光还是温和的，带着些微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的气息。再过一段时光，炽热的太阳就会把乡村烤炙成棕褐色，把空气中哪怕一点点水分都吸干，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就像由这儿向东 150 英里外的沙漠一样一眼望不到边儿。现在的太阳简直可以说是上天的恩赐。

桌边的德拉·斯特里特握着一支圆珠笔，手边是翻开的速记本。坐在地对面的梅森正匆匆浏览着面前堆积如山的信件，不时地把信丢进字纸篓里，或者递给斯特里特只附带几句简短的话。只有对那些极其重要的事情，他才字斟句酌地讲

清楚他回信的内容。

这些都是梅森3个月来收到的信。他厌恶回信。只有当信件堆积到令人生畏的高度、连勤快的德拉·斯特里特天天整理都整理不过来的时候，梅森才会去处理它们。

通向外间办公室的门开了，原来是接待处负责电话交换台的女孩，她对梅森说：“梅森先生，外面有两位客户，他们急着想见你。”

梅森看着她，带着嗔怪的口吻说：“格蒂，一位拥有大牧牛场的客户请我去实地察看一条有争议的边界。牧场有25000英亩，而且我刚问过德拉愿不愿意同我一块儿在乡间骑马。想一想吧，格蒂，天空万里无云，阳光灿烂，近处是连绵不断的绿草、高大结实的栎树，极目远眺，是长满艾草、常绿的密灌木丛和沙巴拉灌木的山峦，再远处，冰雪覆盖的高山，在明澈湛蓝的天空中勾勒出清晰的线条……格蒂，去骑马怎么样？”

格蒂笑了，说道：“不，梅森先生，我太同情马了。在月色撩人的夜晚，户外当然是最好的去处，但除此之外我还喜欢美食和休闲。对我来说，美好的一天是一直睡到中午才起床，然后在床上享用咖啡、吐司和腊肉，也许我还要来一盘深红色的草莓，用浓浓的黄色奶油浇溶草莓上的砂糖。所以，别想用骑在小马身上上下下颠簸来诱惑我，我会让它不舒服，它也会毁了我的形象。”

“格蒂，你真是不可救药了。作为一个助理牛仔，你完全不称职。你还是充当一次看场子的打手吧，用一杯掺有麻醉剂的酒把不受欢迎的顾客赶出办公室，怎么样？告诉他们我很忙，我有个重要的约会——同一匹马的约会。”

“他们不会走，而且执意要见你。”

“他们长得什么样？”梅森一边问，一边满腹狐疑地瞥了一眼桌上的电子钟。

格蒂说：“其中一个典型的事业成功的中年人，他看起来像个银行家或州参议员。另一个，哦，他是个流浪汉，不过他可是个体面的流浪汉。”

“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吗？”

“其中一个说是有关车祸的事，另一个说想见你谈谈关于公司法的问题。”

梅森说：“是这样的，格蒂，流浪汉理应得到公平的对待，但这可能会有些困难，我愿意见他。至于那个对公司法有疑问的银行家嘛，他可以另找一个律师。我决不……”

格蒂说：“是流浪汉想请教你有关公司法的问题。”

梅森叹了口气说道：“格蒂，你真是不可救药了！你的脑子里尽是些奶油草莓、热咖啡，再加上甜甜地睡上一觉。一个流浪汉到我这儿来咨询公司法，你居然把这当作一件平常的事！德拉，出去把银行家撵走，对流浪汉要奉若上宾。骑马的事就推迟到明天吧。”

德拉·斯特里特随着格蒂出了门来到接待处。5分钟不到，她又回来了。

“怎么了？”梅森问。

“他不是个流浪汉。”

“哦。”梅森显得有点儿失望。

德拉说：“他到底是什么人我也没有把握，他的衣服并不是十分破旧，但的确是穿了很久而且风吹日晒得有点儿褪了色。我估计他可能是由于某种原因而一直生活在户外的人，而且他沉默寡言还有点儿疑神疑鬼的。对他是干什么的，他只字不提。”

梅森有点儿恼火：“让他自己等得不耐烦了，他自然会走掉。”

“不会的。看他等人的这份耐心劲儿，简直就像一头倔驴。”

头儿，我明白了！这家伙一定是个探矿的人。我早该想到，他身上有沙漠的痕迹和常常跟驴子打交道所培养出来的耐性。他既然来这儿要见你，他就早晚会见到你——也许是今天，或者明天，或者是下个礼拜。有人叫他去见佩里·梅森，而他就会见到佩里·梅森。”

梅森眼睛眨了眨，说：“德拉，把他带进来，他叫什么来着？”

“鲍尔斯。除此之外，他不但不透露他的教名，就连名字的起首字母也不说。”

“他住哪儿？”

“他说就睡在毯子里。”

“太棒了！见见他。”

德拉会意地微笑了一下，闪了出去。不一会儿，她就将客户带了进来。

鲍尔斯站在门口，用一种焦急的目光打量着梅森。他的态度既不恭敬也远非友善，但却自然地显示出自身的尊严。他身上的工装衬衫虽久经日晒却一尘不染，但毕竟穿得太久了，显得松松垮垮。衣服领口处磨得光秃秃的。而脏乎乎的皮夹克一望便知是鹿皮做的，一层层的灰尘积在皮夹克上，结成硬壳，反倒像给它上了一层光亮剂，就像陶瓷器皿上的釉料。褪色的工装裤打着补丁但很干净。靴子经过长途跋涉之后色泽已经黯淡了。看得出，宽边帽子也已戴了许多年，帽带上是无法褪去的汗渍的痕迹，帽边明显地卷曲起来。

但他的衣着不过是他面孔的陪衬。在这张刚毅的面孔下，可以感到，一颗质朴的灵魂正在冷冷地窥视着这个陌生的世界。但他的目光中没有一丝一毫的慌乱，只有坚定和自信。

“早上好，你叫鲍尔斯？”梅森说。

“是的，你就是梅森？”

“是的。”

鲍尔斯走进办公室，坐到梅森的对面，瞥了一眼德拉·斯特里特。

“不要紧的，”梅森说，“她是我的秘书。她为我的案件做记录。我没什么事向她隐瞒，你对她可以一百个放心。”

鲍尔斯把胳膊架在膝盖上，古铜色的手指夹着帽边，前后摆动着帽子。

“鲍尔斯先生，直截了当地说吧，你到底有什么麻烦？”

“如果你不在意的话，叫我盐丁儿，我不喜欢‘先生’之类的称呼。”

“盐丁儿？”梅森问。

“哦，我曾经在死谷的盐床那儿呆了好长一段时间，他们是这么叫我的，不过那时我还很年轻，是在我和班宁共事之前。”

“那么谁是班宁？”

“班宁·克拉克。他是我的合伙人。”盐丁儿充满信心地说。

“采矿合伙人？”

“没错。”

“你是不是跟他为矿的事儿闹了矛盾？”梅森又问。

“跟他闹矛盾？”

“是的。”

“我的天啊，”盐丁儿几乎吼了起来，“我说过他是我的合伙人。谁也不会跟自己的合伙人闹矛盾的。”

“我懂了。”

“我在保护他。对方是个诈骗公司，公司有一个奸滑的总裁。”

“哦，说下去，讲讲这个公司吧。”梅森很感兴趣。

盐丁儿摇了摇头。

梅森感到莫名其妙。

“你知道事情是这样的，”盐丁儿解释道，“我不像班宁那么精明，他念过书，他会跟你讲。”

“好吧，”梅森想长话短说，“要么我跟他约个时间，就定在……”

盐丁儿打断了他的话说：“他来不了，所以我才来了。”

“为什么他不能来？”

“大夫不让他动。”

“他躺在床上吗？”

“不，不在床上，但他不能爬楼梯，也无法走路。他哪儿都不能去。”

“是他心脏不好？”

“是的。班宁犯了个错误，他居然老呆在家里。一个一直在户外生活的人不能总守着家，他结婚前我就想让他明白他的老婆有点儿瞧不起人。一旦班宁有钱了——我是说非常有钱的时候——她就觉得班宁得有点儿架子才行。哦，我不该说她坏话，她现在已经去世了。我要说的是，一个属于沙漠的男人不能整天呆在家里。”

梅森和善地说：“哦，我想我们该去看看班宁。”

“他住得有多远？”德拉·斯特里特好奇地问。

“大约 100 英里。”盐丁儿漫不经心地说。

梅森眨了眨眼睛说：“德拉，把笔记本放进公文包，咱们去看看班宁。我对这个呆在家里的采矿人很感兴趣。”

盐丁儿急忙说：“他现在可没住家里，我一到他家就把这事儿解决了。”

“但我记得你说过他住在家里。”德拉说。

“不，女士。医生说不能离开那地方，但他不住在家里。”

梅森问：“那现在他在哪儿？”

“我得带你去看，这些事一天半天可解释不清。即使我要是说出来了，你也不大可能相信我。”

## 2

盐丁儿·鲍尔斯开着一辆破烂不堪、没有喷漆的 1930 年出产的小货车在前边开路，佩里·梅森的车以每小时 30 英里的速度跟在后面。他们在圣·罗伯托城市区外向右转了个弯。

前面的车急转弯后开始爬坡。

“看起来他想让我们在高等住宅区转一圈。”德拉·斯特里特说。

梅森点点头，他把目光从路上移开，瞥了一眼山坡下远处的大海——一望无际的湛蓝海洋，海浪缓缓地涌向岸边，一棵棵棕榈在阳光耀眼的白色沙滩上投下荫影。

公路围绕洒满阳光的山峦蜿蜒向前，山顶布满了富人的乡间别墅。梅森可以清楚地看见山下一片圆形凹地上的小城圣·罗伯托在阳光下反射出耀眼的白光。

“为什么他会带我们来这儿？”德拉·斯特里



特问道，“他当然不可能……”正说着，盐丁儿的车猛然拐向路边，停在了一堵粉刷成白色的墙边。这辆老爷车行起路来喘着粗气，跌跌撞撞，喀喀嚓嚓地叫着，砰砰地撞击着地面。

梅森笑道：“他真住在这儿，他在开门呢。”

德拉·斯特里特看着盐丁儿用钥匙打开一扇门，门上装饰着铁格栅栏。

盐丁儿·鲍尔斯回到车里，重新开动了他的那辆破车。梅森的车也紧跟着进去了。

整个宅院足有6英亩大，而这里土地的价值是用英寸来计算的。宽敞的西班牙风格的小楼粉刷成了白色，刻意铺放的红瓦与环境相映生辉。整个宅院高高地座落在斜坡地上，精饰的台阶地面看起来巧夺天工，小径、石椅、鱼塘似乎只是不经意的点缀。粉刷的高墙使整个宅院充满与世隔绝的气氛。在院子的一隅，一株株沙漠植物在白墙映衬下清晰地显示出古怪的轮廓——那里有仙人掌、墨西哥三齿拉瑞阿和大叶仙人掌。

德拉·斯特里特为此时此地的景象赞叹不已。在他们面前展现开的简直就是幅用蓝色、白色和令人心旷神怡的绿色涂抹而成的画卷。

“这就是班宁·克拉克的家吗？”梅森问盐丁儿。盐丁儿正从他的破车里爬出来。

“就是这儿。”

“一座美丽的房子。”

“他不住在里面。”

“我以为你会说他住这儿。”

“不。”

“抱歉，我想你误解了我的话。我问的是这儿是不是他的家。”